

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¹

绪 论

进化者，向一目的而上进之谓也。日迈月征，进进不已，必达于其极点。凡天地古今之事物，未有能逃进化之公例者也。

中国者，世界中濡滞不进之国也。今日之思想，犹数千年前之思想；今日之风俗，犹数千年前之风俗；今日之文字，犹数千年前之文字；今日之器物，犹数千年前之器物。然则进化之迹，其殆绝于中国乎？虽然，有一焉：专制政治之进化，其精巧完满，举天下万国，未有吾中国若者也。万事不进，而惟于专制政治进焉，国民之程度可想矣。虽然，不谓之进化焉不得也。知其进而考其所以独进之由，而求使他途与之竞进之道，斯亦史氏之责任也。作《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》。

第一章 论政体之种类及各国政体变迁之大势

中国自古及今，惟有一政体，故政体分类之说，中国人脑识中所未尝有也。今请先述泰西分类之说及其变迁发达之形，以资比较焉。

第一，理论上之分类

以理论分别政体种类者，起于希腊大哲亚里士多德。因主权者之人数而区为三种，每种复为正变二体。今以表示之如左：

政 体	君主政体 (Monarchy)	$\left\{ \begin{array}{l} \text{正 体} \\ \text{变 体 (暴君政体) Tyranny} \end{array} \right.$
	贵族政体 (Aristocracy)	$\left\{ \begin{array}{l} \text{正 体} \\ \text{变 体 (寡人政体) Oligarchy} \end{array} \right.$
	民主政体 (Democracy)	$\left\{ \begin{array}{l} \text{正 体} \\ \text{变 体 (暴民政体) Demagoguery or Ochlocracy} \end{array} \right.$

于此正变各三体之外，复有一焉，号曰混合政体 (Mixed State)，即和合君主、贵族、民主三者而为一者也。此论传数千年，至今学者诵法之，虽小有损益，然大端无以易也。十八世纪法国大哲孟德斯鸠之分类如左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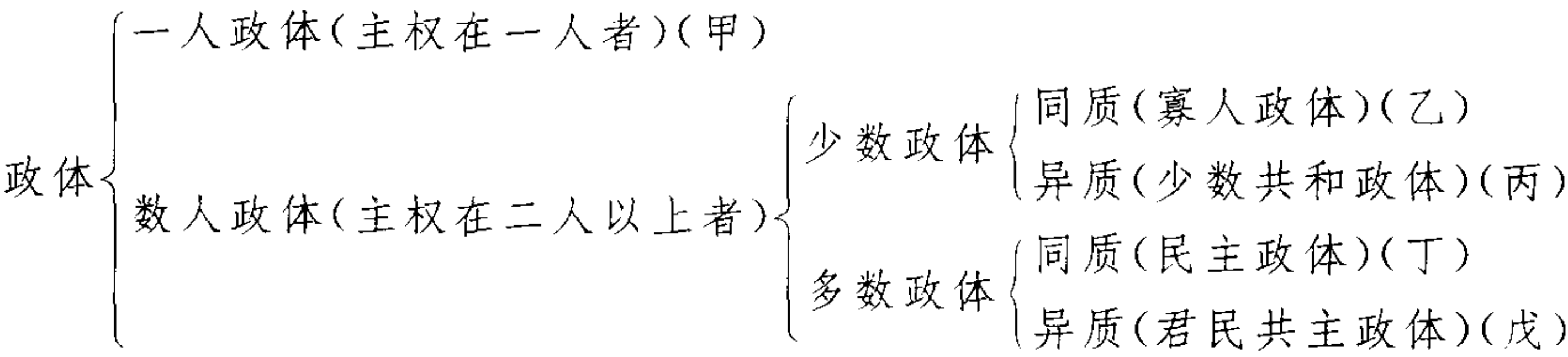
一、主权者以名誉为主义，谓之君主政体。

二、主权者以道德为主义，谓之民主政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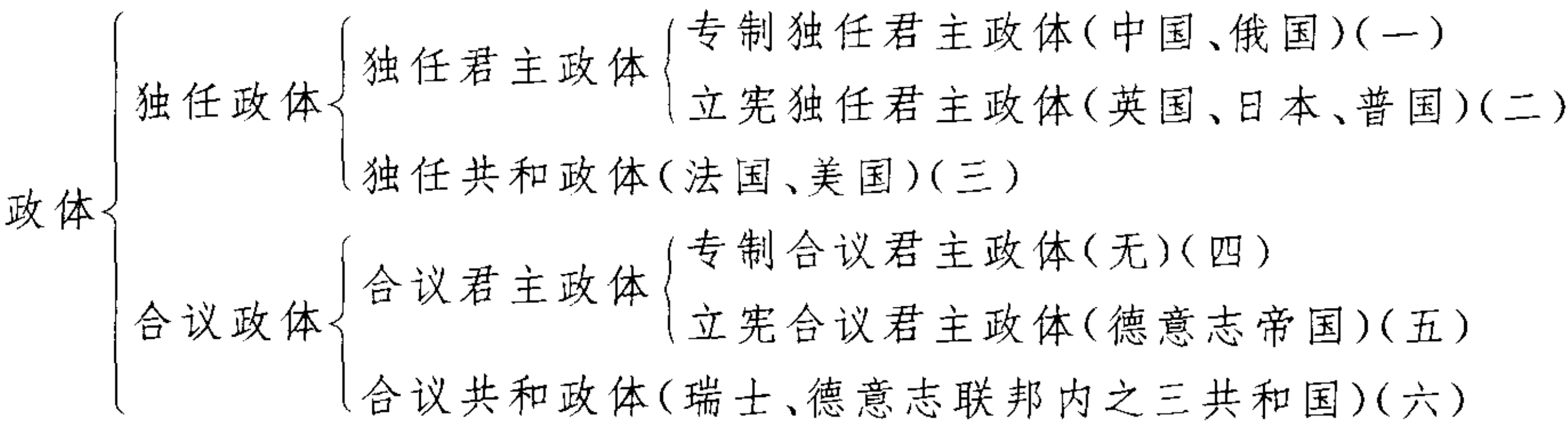
三、主权者以温和为主义，谓之贵族政体。

四、主权者以胁迫为主义，谓之专制政体。

此分类法后人多有驳之者。其实第一类与第二类，盖同物而二名耳。近儒
奥斯陈^②之分类如下：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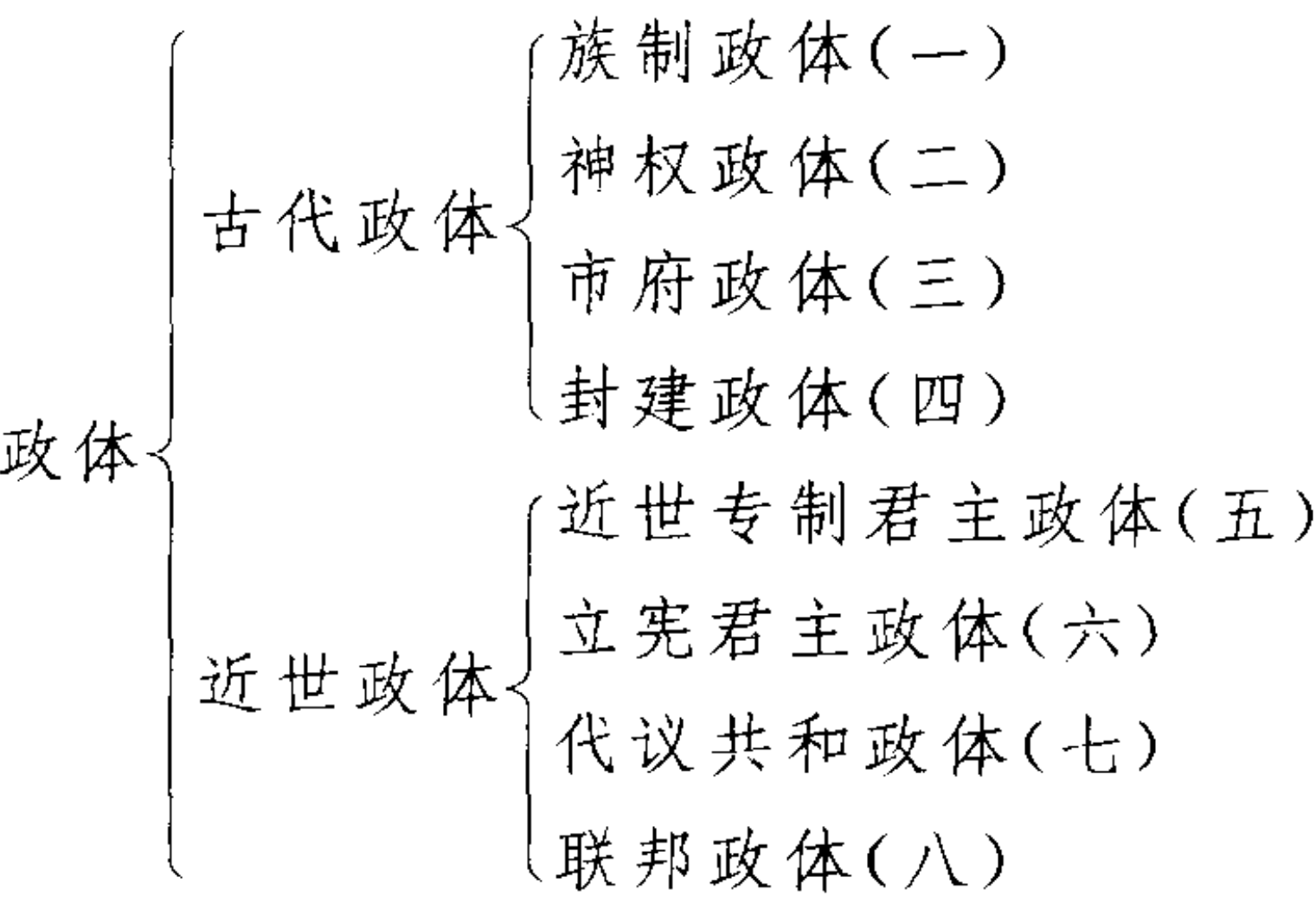
日本博士一木喜德郎复为如左之分类：



此分类者，盖就近世之国家言之，故贵族政体，不另为一种云。

第二，历史上之分类

法国博士喇京所著《政治学》，就历史上区别政体如左：



综以上五表论之，则我中国所曾有者，第一表之第一君主政体变体、第二贵族政体变体两种也，第二表之第一君主、第三贵族、第四专制三种也，第三表之第一一人政体、第二寡人政体两种也，第四表之第一种专制独任君主政体也，第五表之第一族制政体、第二神权政体、第四封建政体、第五近世专制君主政体四种也。

以群学公例考之，凡人群必起于家族。中国之宗法，实政治之最初级，而各国所皆曾经者也。故政治学者常言，国家者，家族二字之大书也。是族制政体，实万国政治之起原。吾命为政治进化之第一级，家族者各自发生而日寝庞大者也。此族与彼族相遇，则不能无争，争则一族之中，必须有人焉起而统率之，于是

临时酋长之制起。斯宾塞《群学》云：“譬有一未成规律之群族于此，一旦或因国迁，或因国危，涌出一公共之问题，则其商量处置之情形如何，必集民众于一大会场。而会场之中，自然分为二派：其甲派则老成者，有膂力者，阅历深而有智谋者，为一领袖团体，以任调查事实、讨议问题之役；其乙派则年少者，老羸者，智勇平凡者，为一随属团体，占全族之大部分，其权利义务，不过傍听甲派之议论，为随声附和之可否而已。又于领袖团体之中，必有一二人有超群拔萃之威德，如老成之狩猎家，或狡狴之妖术家，专在会场决策而任行之，即被举为临事之首领云云。”是临时酋长政体之所由起也。吾命为政治进化之第二级。于斯时也，一群之中自划然分为三种人物：其一，即最多数之随属团体，即将来变成人民之胚胎也；其二，则少数之领袖团体，即将来变成贵族之胚胎也；其三，则最少数之事务委员，即将来变成君主之胚胎也。当其初也，人人在本群为自由之竞争，非遇外敌，则领袖团体殆为无用；其后因外敌数见，于是临时首领渐变为常任首领。常任首领之有大功于本群者，威德巍巍，慑服群类，及其死也，以为神而祀之，而其子孙又利用野蛮时代之宗教迷信也，以为“吾之祖若父，实天鬼之所命，而非他人所能及者也。”于是一变为神权政体，吾命为政治进化之第三级。临时酋长者，不过领袖团体中之最优者耳。外敌既数见，则领袖团体全部之势力，必与之俱进，又非临时酋长所能专也。于是乎此团体之魁杰者，或在中央政府而司选举君主之权，则贵族政体所由起也；或分属于诸部落而为诸侯割据之势，则封建政体所由立也。吾命为政治进化之第四级。自兹以往，有英明雄鸷之君主出，凭藉固有之权力，著著务扩充之：杀贵族之权，削封建之制，务统一之于中央政府，或一蹴而几焉，或六七作而后几焉。其积之也，或以数十年，或以数百年、千年；及其成也，则能役属群族，以一人而指挥全国，然后君主专制之政体乃成。吾命为政治进化之第五级。凡地球上君主专制之国，未有不经由此诸级来者也。及专制权力之既巩固也，则以国土为私产，以国民为家奴，虐政憔悴，民不堪命。而世运日进，氓智日辟，彼林林总总者，终不能自为刍狗以受践弃，自为犬马以服驱役，自为牛羊以待豢养也，于是乎自由、自治之议纷起。君主之智焉者，则顺其势而予之，此立宪、君主政体所由生也；其愚者则逆其势而抗之，此革命、民主政体所由成也。吾命为政治进化之第六级。以上六级，欧洲数千年来政治消长之林，略具于是矣。

吾中国政治之发达，与欧西异。一曰欧洲六级已备，中国则有前五级，而无第六级也；二曰欧洲诸级之运，长短不甚相远，中国则第五级之成立最早，而其运独长也；三曰欧洲于第四级最占权力，当百年前，余焰未衰，中国则二千年前，已铲除殆尽也；四曰第一级之族制，欧人早已不存，中国则数千年与第五级并行也。其间证据碎繁，原因深远，今请得上下千古而综论之。

第二章 封建制度之渐革(由地方分权趋于中央集权)

人群之治,皆滥觞于部落酋长。酋长之强有力者,则能服属诸酋,或自封亲藩,以参伍旧酋,仍画土以各率其部落,若是者谓之封建。酋长封建,皆群治所必经之阶级,而天下万国所莫能外者也。顾其制之发达或迟或早,其运之推移或久或暂,则随其特别之原因以为差。欧洲自罗马解纽以后,而封建之制始极盛。及近世史之初年,约距今四五百年前。始渐削侯封而建王国。然其余运,犹绵延数百年,直至十九世纪之末,意大利再造,日耳曼一统,然后封建之迹几绝,其运之迟生而统之久驻也如彼。中国不然。自秦以来,天下几一家矣!以二万余里之大地,而二千年来常统制于一王,此实专制政体发达之最明著者也。虽然,其间逐渐变革之迹,亦有非偶然者。请次而论之。

穹古以前,不可征矣。董子称九皇六十四民;庄子所述有大庭氏、柏皇氏、中央氏、栗陆氏、骊连氏、赫胥氏、尊卢氏、祝融氏、混沌氏、昊英氏、有巢氏、葛天氏、无怀氏等;老子称邻国相望,鸡犬之声相闻,其民老死,不相往来。盖古者舟车未通,一山之障,一河之隔,辄自成一部落。其时酋长之多,不知纪极。是为第一期。

黄帝既克炎帝,禽蚩尤,四征八讨,披山通道。史称诸侯有叛者,黄帝从而伐之,平者去之,然则以兵力交通诸部落者,黄帝之功也。虽然,其所兼并翦灭者盖寡。黄帝以巍巍威德,耄服宇内,为诸酋长之长,子孙袭其荫者数百年。逮至尧、舜,号称郅治,然而天子即酋长之长。称元后,诸侯即诸酋长。称群后,其势位相去殆不甚远。元后率由群后所选立,有四岳等操废置之柄,殆如近世日耳曼之司选侯,日耳曼有司选侯,司推戴共主之权。古代四岳颇同此制,余所著《中国通史》详论之。观帝摯之立而旋废。舜、禹受禅,必待诸侯朝覲讴歌讼狱之所归,然后即位,其明证矣。故尧、舜以前,仍纯为酋长政治。是为第二期。

神禹既成大功,声教四讫,统一之业,实始于此。涂山一会,执玉帛者万国,酋长之盛,可以概见。然中央之权已进一级,选侯之职不设,传子之局大定。防风后至,禹则戮之;有扈怠侮,启则灭之;羲、和弗率,胤则征之,元后之权力,与群后稍殊绝矣。自夏迄殷,凡历千岁,综其政体,大率相同。大抵以朝诸侯为有天下之证据,孟子言武丁朝诸侯有天下。然则武丁前诸侯不朝,即天下不为商家所有明矣。其间王权虽渐张,而霸者亦屡起,如有穷、后羿、昆吾氏、大彭氏、豕韦氏等,皆尝代夏、殷而有天下之人也。于斯时也,酋长之数渐少,而封建之制尚未兴。是为第三期。

封建何自起?起于周。封建云者,以其既得之土地而分与其人之谓也。故封建之行,实专制政体进化之一现象也。武王观兵孟津,诸侯会者八百,此外未与会者犹多可知,然则其时酋长尚以千数矣。周初灭国五十,天下既定,大封亲贤。彼时土广人稀,其地固非必尽由侵略所得,然爪牙腹心遍布宇内,与向来土

著之部落酋长相错处，据要害而制其命；复有王室为之应援，有同封者相与联络，于是土著部落之势力日杀，中央集权之治日巩固矣。是为第四期。

封建群侯既占优势，则兼并盛行，而土著部落，驯至不能自立。故有周七百余年间，为封建政治全盛时代。孟津之会，为国八百，加以未会及新封者，数当盈千。降及春秋，而见于纪载者，仅百六十三国。其中同姓者三十八，异姓者三十六，姓具而爵不明者二十四，爵明而姓不具者八，姓爵俱不明者二十六，戎狄诸种三十一。春秋二百四十年中，被灭之国六十有五。曾几何时，及战国之末，而仅余七雄矣。天下大势，趋于一统，运会所迫，如汤沃雪，如风卷云。秦、汉之混一海宇，非秦、汉所能为也，其所由来渐矣。自周之既衰，已非复一王专制之政体，而实为封建专制之政体。齐桓、晋文，实朝诸侯有天下之共主也。《诗》称：“赫赫宗周，褒姒灭之。”孟子称“三代之失天下也以不仁。”遍观先秦古书，无不以周为亡于幽、厉者，特后儒不敢昌言耳。齐桓之专地而封，晋文之致王而朝，谓非行天子之事而何哉？虽然，自战国以前，无论为王为霸，皆与群后分土分民，俱据南面，有不纯臣之义，其所专制者，仅及于境内。《周礼》之制亦仅治畿内者耳。若境外属国之治，虽时或以半外交的政策干涉之，其权限亦不过与数十年前奥地利之待日耳曼、意大利诸小邦相等，非能如后世帝者之力之完备也。是为第五期。

及秦始皇夷六国，置郡县，而封建之迹一扫。虽然，郡县非自始皇始也。《史记》秦武公十年，伐邽、冀戎，初县之。十一年，初县杜、郑。《左传》楚庄王灭陈，杀夏征舒，因县陈。又称晋分祁氏之田为七县、羊舌氏之田为三县。其后秦孝公用商鞅变法，集小乡邑聚为县。秦惠文十年，魏纳上郡。十三年，秦取汉中地，置汉中郡。是郡县之兴，已数百年，而常与国邑相错处。盖春秋战国间，实封建与郡县过渡时代，而中国数千年来，政治界变动最剧之秋也。有郡县，然后土地、人民直隶于中央政府，而专制之实乃克举。亦惟以如此广漠辽廓之土地，而悉为郡县以隶于中央政府，则非大行专制不能为功。故自始皇置三十六郡，而专制政体之精神、形质，始具备焉矣。立乎之罘刻石之岁，追溯涂山会计之年，由万国而八百国，而百六十三国，而十余国，而七国，以渐归于一国，进化程度，历历在目，虽曰天运，岂非人事哉！是为第六期。

经此六期，专制之局既定矣。虽然，积数千年之旧习，其势固非可以骤革，于是反动力起，余波复沿袭若干年，而后乃大定。譬犹法国大革命，开十九世纪民权之幕，而忽有拿破仑崛起，继以俄、普、奥三帝神圣同盟，反动力大作，几尽复革命前之旧观，又加甚焉。虽然，回阳反照，势不可久，经此波折，而新时代出现焉矣。秦、汉之际，有类于是。始皇既殂，四海鼎沸，六国各自立后，于是有楚怀王心，赵王歇，魏王豹，韩王成，韩王信，齐王田儋、田荣等。及楚、汉相持，而酈食其说汉王复立六国后，印已铸矣。张良一言而解，岂所谓天之所废，谁能兴之者耶？项羽以宰割分封而亡，汉高以力征混一而帝，一顺时势，一逆时势而已。然高帝既定天下，犹且裂地以王韩、彭，分国以侯绛、灌，盖人情习见前世故事，未得而遽易也。乃异姓八王，不旋踵而诛亡者七。夫以战国七雄，据土各数百岁，犹不能

自存,而况于新造者乎?此外尚有分封子弟诸国,亦仅传两叶。逮文、景时,晁、贾之徒,已畏其逼,卒有吴、楚七国之反。大难既定,遂严诸侯王禁制,至是封建之余波乃平。后此虽有爵国,名存而实去矣。是为第七期。

至是而上古封建之治全为一结束。虽然,其暗潮波折,屡起屡伏,更历千年。然后销声匿影以至于尽也。试略举其梗概。汉代封建有两特色:其一,郡国杂处,帝国分地与诸侯王国分地,犬牙交错以相牵制也;《汉书·诸侯王表》序云:“诸侯比境,周市三垂,外接胡越。天子自有三河、东郡、颍川、南阳,自江陵以西至巴蜀,北自云中至陇西,与京师内史凡十五郡,公主、列侯颇邑其中。而藩国大者夸州兼郡,连城数十,宫室百官同制京师。其二,则天子为侯国置傅相,管其政治,诸侯不得有为于其国也。汉初,汉廷惟为置丞相,其御史、大夫以下,皆自置之,百官悉如汉朝。后景帝惩之,遂令诸侯王不得治民,令内史治之,改丞相曰相省,御史、大夫、廷尉、少府、宗正、博士官,凡员职皆不得自置。凡此两者,其法度之外形皆相矛盾,似封建非封建,似郡县非郡县,亦封建亦郡县,亦过渡时代不得不然也。两者交战,而兴废必有所趋,其日趋于中央集权,天运然矣。汉制贵爵为三等,曰诸侯王、惟宗亲得封。曰列侯、或王之子,或功臣,或外戚恩泽。曰关内侯。有爵无国邑。而关内侯之制,直行之千余年以至今日。《文献通考·封建考十》云:秦、汉以来所谓列侯者,非但食其邑入而已,可以臣吏民,可以布政令。若关内侯,则惟以虚名受廩禄而已。然西都景、武以后,始令诸侯王不得治民,汉置内史治之。自是以后,虽诸侯王亦无君国子民之实,况列侯乎?然所谓侯者,尚裂土以封之也。至东都始有未与国邑先赐美名之例,如灵寿王、征羌侯之类是也。此后类此者不可胜数,则列侯有同于关内侯者矣云云。两汉封建名实消长之机,于此可见。是为第八期。

两汉强干弱枝之策大行,中央政府之权达于极点,皇子之国,其势不敌汉廷一宦竖。及其衰世,而小小反动力起焉,曰州牧。晚汉州牧,实中唐藩镇之先声也。其土地初本受诸帝室,然非封建也;其后乃传诸子孙,与封建无异矣。故前此诸侯王、列侯,无封建之实而有其名;后此州牧,无封建之名而有其实。是为第九期。

魏承汉旧,又加甚焉。袁宏谓虽有王侯之号,而乃侔于匹夫。县隔千里之外,无朝聘之仪,邻国无会同之制,诸侯游猎不得过三十里;又为设防辅监国之官以伺察之,王侯皆思为布衣而不可得。《文献通考》引。盖至是而封建之运几尽矣。及晋而反动力大作。晋鉴汉、魏亡于孤立,乃广建宗藩,而八王之乱,喋血京邑,卒覆其宗。盖自秦以来,中央专制之威,积之数百年,既深既剧,其势固不可以复散于枝叶,苟有所倚于外,则其“求心力”仍常趋于中,互搀互夺,而主权如弈棋矣。晋之不纲,抑岂不以是耶?洎及六朝,南朝率循晋法,北朝多仿汉制,而其结果亦复相类。是为第十期。

初唐之治,数千年来专制君主之最良者也。其封建也,有亲王、郡王、国公、郡县、开国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等九等之号,而无官土。其加实封者,则食其所封,分食诸郡,以租调给之。然汉、魏制,凡王侯皆例须之国,唐则在京师衣食租税而已,此又其势更杀之征也。虽然,中叶以后,反动力又起,酿成方镇之习。中央政府实权既坠于地,山东、河朔皆擅署吏,以赋税自私,以土地传子孙,至合纵以抗

天子,卒百余年,与唐相终始。延至五季,犹诸雄角立。盖自秦以降,其反动力之巨且剧,此为最矣。何也?晋八王之乱,其所共争者,仍中央之权也;唐之方镇,则务自巩其地方之权,与中央分势者也。是为第十一期。

宋制,地方之权大衰,而中央之权亦不见其盛。盖文弱之极,与外患相终始,无足云者。女真、蒙古,以部落膾炙之制治中国,于沿革大势,所关亦寡焉。至明而封建之死灰又复小燃,燕王棣以之篡,宸濠以之叛。虽然,以视汉七国、晋八王,盖其微矣。是为第十二期。

及至本朝,以外族入主中夏,宠异降将,尚有孔、吴、耿、尚等四王之封,此实为中国有史以来四千年间封建制度最后之结局也。自三藩戡定后,迄今二百余年无封建。岂惟二百余年,吾敢信自今以往,封建之迹真永绝矣!今制,元功宗亲,皆留京师。宗室自亲王以下至奉恩将军,列爵九等,皆拨予之以直隶及关东之田以抵古人之汤沐邑;功臣自一等公以下至恩骑尉,列爵二十六等,皆予俸,无官受世职单俸,有官受双俸。此汉关内侯之制也,亦英国、日本等贵族、华族之制也。其有封建之名而无其实者既如此矣,曰:然则他日亦有无封建之名而有其实,如汉州牧、唐方镇者乎?曰:是亦必无。虽自平发、平捻以后,督抚势力日盛,中央之权似有所减。如庚子一役,东南督抚,有敢抗朝旨擅与他国立约之事。虽然,是有特别原因焉,不能认为中央地方两权消长之证也。后此如更有变迁乎,其必不袭汉牧、唐镇之旧也,有断然矣。是为第十三期。

综而论之,则十三期中复为四大期:自黄帝以至周初,为封建未定期;自周以至汉初,为封建全盛期;自汉景、武以后至清初,为封建变相期;自康熙平三藩以后,为封建全灭期。由酋长而成为封建,而专制之实力一进化;由真封建而变为有名无实、有实无名之封建,而专制实力又一进化;举名实两扫之,而专制实力又一进化,进化至是,盖圆满矣。莽莽数千年,相持相低昂,徘徊焉翱翔焉,直至最近世,然后为一大结束而势乃全定。莫或主之,若或主之,进化之难,乃如是耶!上下千古,其感慨何如哉!

附： 论中国封建之制与欧洲、日本比较

封建之运,东西所同也。中国有之,日本有之,欧洲亦有之。然欧洲、日本封建灭而民权兴,中国封建灭而君权强。何也?曰:欧洲有市府,而中国无有也;日本有士族,而中国无有也。欧洲自希腊以来即有市府之制,一市一村,民皆自治。及中世之末,封建跋扈:南部意大利诸州,其民首自保卫,为独立市府;日耳曼诸州继起,遂至有八十市府联盟之事;自余法兰西、英吉利、葡萄牙、西班牙诸市,所在发达。近世诸新造国,其帝王未有不凭藉市府之力而兴者也。然则欧洲封建之灭,非君主灭之,而人民灭之也。帝王既藉人民以灭诸侯,义固不可不报,则民有权矣;民方能以自力灭诸侯,则尤不容帝王之不报,则民有权矣。日本武门柄政,凡八百年;而德川氏三百年间,行封建制,其各藩中有所谓藩士,在本藩常享特别之权利,带贵族之资格,略与希腊共和国所谓市、公民者相类。及

明治维新,其主动者皆此等藩士也。诸藩士各挟其藩之力,合纵以革幕府即大将军德川氏。而奖王室。及幕府既倒,大势既变,知不可以藩藩角立,乃胥谋而废之。然则日本封建之灭,非君主灭之,而以自力灭之也。夫既恶幕府之专制而去之,则其不复乐专制明矣;能以自力自灭其藩,此其人亦非可以专制笼络之明矣。以是之故,故欧洲、日本,皆封建灭而民权与之代兴。或疑欧洲近世史中,专制主如路易第十四者指不胜屈,不可谓民权遂兴。不知近数百年来全欧皆以专制、自由两主义相战,不过其战胜有蚤暮耳。宗教改革诸役,皆民权之前锋队也。中国不然,数千年来曾无有士民参与政治之事,岂惟无其事,乃并其思想而亦无之。兴封建者君主也,废封建者亦君主也;以封建自卫者君主也,与封建为仇者亦君主也;封建强则所分者君主之权,封建削则所增者君主之势。夫以数万里之广土众民,同立于一政府之下,而人民复无自治力以困之理之,然则非行莫大之专制,何以立国乎?故统览数千年历史,其号称小康时代者,必其在中央集权最盛大、最巩固之时代也,如周初、汉初、唐初、清初是已。专制权稍薄弱则有分裂,有分裂则有力征,有力征则有兼并,兼并多一次,则专制权高一度,愈积愈进,至本朝乾隆时代而极矣。论者知民权之所以不兴,由于为专制所压抑,亦知专制之所以得行,由于民权之不立耶!不然,则欧人谓憔悴虐政之苦,莫甚于封建时,何以中国封建之运之衰,远在欧之先,而专制之运之长,反远在欧洲之后也。

第三章 贵族政治之消灭(由寡人政治趋于一人政治)

贵族政治,为专制一大障碍。专制有广狭二义,吾今所论专指狭义之君主专制言也。若以广义,则贵族政体固专制矣,即今日之议会政治,学者犹谓为多数之专制,此非本论界说之范围也。其国苟有贵族者,则完全圆满之君主专制终不可得行。贵族何自起?起于族制,起于酋政,故地球上一切国,无不经过贵族政治一阶级。而其盛衰久暂,亦常随其特别之原因,且常演出特别之结果,故谈政者必于此观消息焉。

吾欲言我国之贵族政治,请先言他国之贵族政治。泰西数千年历史,实贵族与平民相阅之历史而已。其阻力也在是,其动力也在是,故“贵族”二字在泰西史实为政治上一最大之要素。泰西政治史,发源于希腊、罗马。希腊之斯巴达,贵族政治也;希腊之雅典,自梭伦定律以前,贵族政治也。罗马自纪元前五百年以前,皆贵族政治也;此后二百年间,皆贵族平民轧轹时代也;自纪元前七十九年以后,所谓三头政体^④者,又贵族政治也。降及中世,封建糜烂,蛮敌凭陵,虽完全之政治无可表见,而于人群中最占势力者,皆贵族也。洎于近世,反动力大起,数百年间,以两族之角斗胜败相终始。君主之与平民结也,为挫贵族也;宗教革命,为挫贵族也;法国大革命,则举贵族权力而一扫之也。十九世纪全欧之扰攘,皆承法国大革命之余波,铲贵族之萌蘖也。今日俄罗斯之虚无党,亦与贵族为仇也。然直至今日,而欧洲各国,犹不能灭绝贵族。伟矣哉贵族之势力!重矣哉贵族之关系!

贵族政治者,最不平等之政治也。他国以有贵族故,故常分国民为数种阶级。其最甚者为“喀私德”(Castes)之制,其次甚者为“埃士梯德”(Estates)之制。

喀私德者，诸凡古代东洋诸国，如埃及、波斯等皆有之，而印度为最整严。印度之“喀私德”，其第一种曰婆罗门(Brahmans)，彼中称为自神之口而出者，一切学问、宗教、法律皆归其掌握；其第二种曰刹利(Kshatriyas)^⑤，彼中称为自神之肋而出者，军人、武门属焉；案：释迦牟尼即出此族也。其第三种曰毗舍(Visao)^⑥，彼中称为自神之膝而出者，农、工、商、牧等业属之；其第四种曰首陀罗(Sudras)，彼中称为自神之足而出者，奴隶属焉。此四族者，婚姻不相通，职业不相易，自数千年至今日，而其弊犹未革。此为贵族政治流弊之极点。“埃士梯德”者，其形状与“喀私德”略同，而其性质则稍异。“喀私德”者，一成而不可变者也；“埃士梯德”者，随时势而有转移者也。“埃士梯德”之制，极盛于中世之欧洲，而条顿民族尤为整严。彼中谓太初有神，厥名黎哥(Rigr)，兹生三子，其先产者名曰胥罗(Thral)，为奴隶之祖；其次产者名曰卡尔(Karl)，为农民之祖；最后产者名曰这尔(Jarl)，教之武艺，为贵族之祖。彼其理想，固与印度之“喀私德”绝相类。故欧洲所谓“埃士梯德”者，大率亦分四族：一曰教士，二曰贵族，三曰自由民，四曰奴隶。其阶级亦与印度之四“喀私德”相应。自希腊、罗马以至中世及近世之初期，此种阶级，常横截欧洲之政界，虽各国之权限伸缩不同，而其概一也。各国国宪之变动，往往因此“埃士梯德”之关系而起者，十居八九。其在中古，各级各为法律，不相杂厕，第一、第二两种，常握政治上大权，其第三种，稍维持民权于一二，其第四种，则全有义务而无权利者也。及至近世，及始渐脱樊篱；至最近世，乃一跃而廓清积习。要而论之，则欧洲数千年来之政治，最不平等之政治也，最不自由之政治也。第一、第二两种太自由，故第三、第四两种太不自由。虽以亚里士多德之大哲，犹谓奴隶制为天然公理；以希腊、罗马之文明，而其下级社会之民被虐待者惨无天日，其所谓沐文明之膏泽者，不过国中一小部分耳。至如美国当十九世纪，尚以争买奴而动干戈；法国既改共和政体，而世袭之爵犹沿而不除。即如我东邻最近之日本，亦有“非人”、“秽多”等称号，至维新后而始革。盖贵族政治之极敝，衍为阶级，其现象及其影响乃至如此，彼其国中所以轧轹不绝者，皆此之由；抑其君主专制之政所以不能极盛，即盛矣而不能持久者，亦此之由。

吾今请言中国。我祖国之历史，有可以自豪于世界者一事，曰无“喀私德”、无“埃士梯德”，此实由贵族政治之运不长所致也。然则吾中国亦尝有贵族政治乎？曰：有。贵族政治者，亦国家成立所必经之级而不可逃避者也，岂吾中国而能无之。太古之事邈矣，《尚书》托始于尧、舜，而彼时即贵族政治最盛之时代也。当时之贵族，或拥疆土以俱南面，或踞中央以握政权，为君主者不过为贵族所选立，而奉行贵族之意而已。何以知君主为贵族所选立也？黄帝崩，元妃之子玄嚣、昌意皆不得立，而次妃之子少昊代焉；少昊不得传位其子，而昌意之子颡顼代焉；颡顼亦不得传位其子，而玄嚣之孙帝喾代焉。后世史家据今日之思想以例古人，以为宋宣公、吴王寿梦、宋艺祖之类，由先君之遗命以定所立也，而岂知皆贵族之势力左右其间也。其尤著明者，则帝喾之长子帝挚既立，仅九年，而诸侯废

之以立帝尧。夫废君之事，自后世史家观之，鲜不以为大逆不道，而当时若甚平平无奇者，盖贵族政治之常习然也。其后尧欲让舜，而必先让四岳，俟四岳举舜，然后试之，所以示不专也。使尧而果有全权也，意中既有一舜，岂不能直举而致诸青云之上，乃必于四岳焉一尝试其让？使四岳而竟慨诺之，则尧又将奈何？吾有以信尧之果无奈何也。及舜受尧禅，而必先自避于南河之南；禹受舜禅，而必先自避于阳城，待朝觐讼狱讴歌之皆归。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，亦视当时贵族为趋向而已。何以知君主必奉行贵族之意也？吾昔读古史而有一不可解之问题：彼鲧者，四凶之一也，当尧之时，恶德既显。尧咨治水于四岳，四岳举鲧，尧既斥其方命圯族，而不能不屈意以用之，以至九载无功。使尧果有全权，则以如许重大之事，委诸明知其不可之人，尧不重负天下乎？又如所谓八元、八恺者，皆尧之亲族。其中如稷如契，则尧之异母兄弟也。尧岂不知之而不能举？无他，为贵族所阻挠而已。此后舜欲授禹等九官，亦必询于四岳，任其推荐，然则用人行政之大权，四岳操其强半也明矣。四岳者何也？《白虎通》云：总四岳诸侯之事者也。然则四岳之官，实代表全国诸侯而总制中央，左右君主者。以理势度之，其职权殆与斯巴达之“埃科亚士”(Ephors)绝相类。参观《斯巴达小志》。埃科亚士凡五人，而四岳则四人，皆贵族所以平均其势力也。此为我国贵族政治最盛之时代。及尧、舜、禹皆以不世出之英主，汲汲以集权奠国为务。尧在位七十二年，舜在位六十一年，此百三十三年中，中央政府渐加整顿，权力日盛，能渐收豪族之权于帝室。而禹之大功，又足震慑天下，故尧不能诛四凶，舜不能服有苗，而禹则会诸侯于涂山，防风氏后至，直取而戮之。盖主权之雄强，迥非昔比矣。至是君主世袭之权确定，而四岳之官，至夏亦不复见。于是贵族政治受第一次裁抑，而专制政体一进化。

夏、殷之事，史文阙漏，今不具论。周革殷命，广置封建，而京畿之内，二伯分陕，权力犹埒王者，厉王无道，国人流之于彘而共和执政。国人云者，吾不敢信为全国之平民也，殆贵族而已。当时民权颇发达，而我国又向无分民为阶级之弊，故晋文听舆人之诵，子产采乡校之议，或者平民有权亦未可知，吾不敢遽下断案也。但观共和执政，则贵族权之强盛有断然者。此后见于史传者，如周、召、毕、郑、虢、祭、单、刘、尹等诸族，常左右周室，司政权焉。不待五霸之兴，而王者固已常如守府矣。故周之一代，实贵族政治之时代也。夏、殷亦当然，但不可考耳。然以视尧、舜时，则其权稍杀，盖彼则王位由其废置，而此则假王之名以行事者也。春秋列国亦然。在齐则有国、高、崔、庆，在鲁则有三桓，在郑则有七穆，在晋则有栾、郤、胥、原、范、荀，在楚则有屈、昭、景，在宋则有武、缪、戴、庄、桓之族，其余诸国，大率类是。右族相继，持一国之大权，政府即贵族。势力过于国君：国君之废立，常出其手；国君之行为，能掣其肘。观《孟子》，告齐王以贵戚之卿，反覆谏其君而不听则易位。滕文公欲行三年之丧，父兄百官皆不欲，则几不能尽于大事，亦可见当时贵族权力之一班矣。周代贵族权所以独盛者何也？其一，由于人群天然之段级使然；其二，亦由人力有以助长之也。

盖国家本起原于家族，但国势愈定，则族制自当愈衰。周之兴，去黄帝时代已二千载，宜其家族之形体渐革，而今反不尔者，周制实以家为国也。故有最齐整、最完备之一制度曰宗法，所谓“别子为祖，继别为宗，继祧者为小宗。有百世不迁之宗，有五世始迁之宗。”此制度者，王室与同姓诸侯之关系赖之；诸侯与其境内诸侯之关系赖之；乃至国中一切大小团体所以相维持、相固结者皆赖之。周代群治，悉以此制度为中心点。故曰国之本在家。又曰家齐而后国治。此诚实制，非空言也。以此之故，贵族政治大伸其力，虽以孟子之卓识，犹云“所谓故国者，非有乔木之谓也，有世臣之谓也。”亦可见贵族政治入人之深矣。逮至战国，而社会之风潮一大变：秦始用客卿以强，列国继之。及孔子没后二百余年，而贵族之权，与周室同尽矣。于是贵族政治受第二次裁抑，而专制政体一进化。

周末之贵族政治，所以能就湮灭者何也？吾推其原因，有两大端：（其一）由于学理之昌明。孔子最恶贵族政治者也，故其作《春秋》也。于尹氏卒，隐三年。齐崔氏出奔卫，宣十年。皆著讥世卿之义焉；于仍叔之子来聘，隐五年。曹世子射姑来朝，隐九年。皆著讥父老子代从政之义焉。《春秋》于大夫主权之举，无不贬绝。溴梁之会，襄十六年。信在大夫，而《春秋》遍刺之。盖孔子深见夫当时贵族政治之极弊，故救时之策，以此为第一义，故曰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。摧灭贵族政治者，孔子之功最伟矣；墨子亦然，言尚贤，言尚同；至老子之刍狗一切者，更无论矣。故孔、墨、老宗旨虽不同，而皆力倡万民平等之大义，与二千年陋俗为敌。其弟子亦多出身微贱，名闻一时，子张驵侏也，颜涿聚大盗也，学于孔子；禽滑厘大盗也，学于墨子。天下相与化之。以视亚里士多德之主张蓄奴，大有异矣。故经诸大师大力鼓荡之后，而全群之思想皆大变。（其二）由于时势之趋向。自春秋末以至战国，兼并盛行，列国间之竞争最剧，相率以登进人材、扩张国势为务。其雄鸷之主，知仅恃贵族不足以豪于天下，故敬礼处士，招致客卿。自秦人首用由余、百里奚以霸西戎，此后商鞅、范雎、蔡泽、张仪、李斯，凡佐秦以成大业者，无一不起自远客贱族。而吴、越亦以伍子胥、范蠡等之力，崛起南服，主盟中原。至战国之末，列雄始悟优胜劣败之所在，然后相率以蹶其后，于是乐毅、剧辛、邹衍、淳于髡、苏秦、公孙衍、鲁仲连、廉颇、蔺相如、李牧之徒，始皆以处士权倾人主矣。当时如齐孟尝、赵平原、魏信陵，实为贵族政治回光返照，放一异彩。而其所以能尔者，乃实由纡尊降贵，自放弃其贵族之特权，以结欢于处士，故虽谓三公子为贵族之自伐者可也。至是而黄帝以来二千年之贵族政体，一扫以尽。

汉高起草泽作天子，其本身既已不带一毫贵族性质，其左右股肱萧、曹、韩、彭、平、勃之流，皆起家贱吏、牙侏、屠狗，致身通显，君臣同道，益举自有人类以来天然阶级之陋习，震荡而消灭之。汉高复以刻薄悍鸷之手段，芟夷功臣，使无遗种，故自汉兴而布衣将相之局已定。初不待武帝时之卜式以牧羊为御史大夫，公孙弘以白衣为丞相也。功臣既殄，而亲藩又不得留京师参朝政，故在汉代，无可以生出贵族之道。若必求其近似者，则后族当之矣。若西汉之吕氏、窦氏、田氏、

霍氏、上官氏、王氏，东汉之邓氏、窦氏、阎氏、梁氏，皆气焰熏灼，权倾一时。虽然，举不足以当贵族之名也。泰西之所谓贵族，与中国古代所谓贵族，皆别为一阶级，不与齐民等；而其族之人亦必甚多，受之于世袭，而非附一二人之末光以自尊显；而又传诸其胤，不以一二人之失势而丧全族之权利；具此诸质，乃可谓之贵族。若汉之后族则何有焉？卫青、霍去病，以一异父同母之私生姊妹，蒙荫以尸大位。自余诸族，亦大率类是而已。其间惟哀、平间之王氏，虽不能全具贵族之性质，而颇有其一二，故谓新莽之乱为贵族之小余波可也。然其影响于数千年之政治界者，抑甚微矣。东汉之末，袁氏以十二世为汉司徒，四世为汉司空，绍、术两竖子，因乘余荫窃方镇者十余年，似亦足为贵族势力之一征焉。然所成就既无可表见，且于中央政府无丝毫关系，夫安得以贵族政治论？至如曹氏之于汉，司马氏之于魏，亦全由个人权力，处心积虑，以相搀夺，尤与贵族政治不相涉。故谓两汉三国全无贵族，决非过言也。于是专制政体又一进化。

自魏陈群立九品中正取士之制，沿至晋代，至有所谓上品无寒门，下品无世族者，故战国以后至今日，中间惟六朝时代，颇有贵族阶级。“旧时王谢堂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。”贵族与寻常百姓之区别，颇印于全社会之脑中矣。及南北朝，门第益重，视后门寒素，殆如良贱之不可紊。史称赵邕宠贵一时，欲与范阳卢氏为婚，卢氏有女，父早亡，叔许之，而母不肯；又崔巨伦姊眇一目，其家议欲下嫁，巨伦姑悲戚曰：岂可令此女屈事卑族；又何敬容与到溉不协，谓人曰：到溉尚有余臭，遂学作贵人，是其例也。而单门寒士，亦遂自视微陋，不敢与世家相颉颃。史称右军将军王道隆权重一时，到蔡兴宗前不敢就席，良久方去，兴宗亦不呼坐；又宗越本南阳次门，以事黜为役，宗后立军功，启宋文帝求复次门，等是其例也。其有发迹通显，得与世族相攀附，则视为莫大之荣幸。史称王敬则与王俭同拜开府仪同，俭曰：“不意老子遂与韩非同传。”敬则闻之曰：“我南沙小吏，微幸得与王卫军同拜三公，夫复何恨。”又孙搴寒贱，齐神武赐以韦氏女为妻，韦氏本土族，时人荣之，等是其例也。甚至风俗所趋，积重难返，虽以帝者之力，欲变易之而不可得。史称宋文帝宠中书舍人宏兴宗，谓曰：“卿欲作士人，得就王球坐，乃当判尔，若往诣球，可称旨就席。”及至宏将坐，球举扇曰：“卿不得尔。”宏还奏帝曰：“我便无如此何？”他日帝以劝球，球曰：“士、庶区别，国之常也，臣不敢奉诏。”又称纪僧真尝启宋武帝曰：“臣小人，出自本州武吏，他无所须，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。”帝曰：“此事由江敳、谢朓，我不得措意，可自诣之。”僧真承旨诣敳，登榻坐定，敳命左右移吾床让客。僧真丧气而退，告帝曰：“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。”等是其例也。此等习尚，沿至初唐而犹极盛，史称唐太宗诏群臣刊正姓氏第为九等，而崔氏犹居第一，太宗家列居第三。诏曰：曩时南北分析，故以王、谢、崔、卢为重，今则天下一家矣。遂合三百九十三姓、千六百五十一家为《氏族志》，颁行天下。而《李义府传》犹云：自魏太和中定望族七姓，子孙迭为婚姻。唐初作《氏族志》，一切降之，然房玄龄、魏征、李勣仍往求婚，故望不减云。则固非太宗所能禁矣。及中唐犹未革。《唐书·杜羔传》云：文宗欲以公主降士族，曰民间婚姻不计官品，而尚阀阅，我家二百年天子，反不若崔、卢邪？可见唐之中叶，其风不衰也。若此者，殆与泰西所谓“喀私德”、“埃士梯德”者相类，实吾中国数千年来社会上一怪现象也。其原因所自起，吾不能确言，大率由于虚名，非由于实力也。彼之所谓门第者，于政治上权力毫无关系。虽起寒门，可以致其位于将相；虽致将相，而不能脱其籍于寒门，故六朝时代，可谓之有贵族，而

不可谓之有贵族政治。其于专制政体之进化，毫无损也。

自此以后，并贵族之迹而全绝矣。元人以膾族夺我国土，压制我种族，于是有分国人为四阶级之制：一曰蒙古人，二曰色目人，即非蒙古、非汉族之诸小蛮族。三曰汉人，指灭金时所掠河北人民。四曰南人。指灭宋时所掠江南人民。政权全在蒙古人，色目人次之，汉人、南人最下。南人尤甚。一切百官，皆蒙古人为之长，汉人、南人从未有得为正官者。终元之世，汉人得伴食宰相者二人而已。史天泽、贺惟一。而汉人与蒙古人同官者，亦皆跪起禀白如小吏，莫许抗礼。元代一百年中，吾国民遂束缚于阶级制度之下，虽然，此非我民族自造之现象也。国被灭而为敌所钳，夫安得已也！此百年中可谓贵族政治，然彼贵其所贵，非吾所谓贵，吾盖不屑以污我楮墨焉。然彼以彼之贵族，拥护彼之专制，而专制政体亦一进化。

有明三百年中，变迁盖少。至本朝入主中夏，亦生小小阶级。满洲人为一级，最贵；蒙古、汉军为一级，次之；汉人为一级，最下。然以视胡元之畛域，则有间矣。其政权分配之制，则满汉各半。以五百万满洲之贵族而占其半，以四万万汉人之平民而仅得其半，不可不谓贵族政治之成绩也。然以别此阶级之故而犹得其半，较诸元代，则吾辈惟有歌颂圣德而已。中叶以来，全化汉俗。咸、同以后，以物竞天择自然之运，政权归汉人手者十而八九，故本朝政治，亦可列诸数千年历史。以常格而论之，语其实际，则本朝亦非有所谓贵族政体者存。中叶以前之满人，中叶以后之汉人，皆多起寒微，参预大政，而天潢贵胄，反不得与闻政事。盖自晋八王以后，帝者皆以畏逼之故，裁抑亲藩也久矣。是亦专制政体进化之一大眼目也。自热河蒙尘以后，始置议政王，位军机大臣上，后虽裁撤，而军机常以亲王领班，贵族政治似稍复萌蘖焉。然前者以恭邸、醇邸之尊亲，其权不能敌文祥、沈桂芬、李鸿藻、翁同龢、孙毓汶、徐用仪；近则如礼王久拥首座之虚衔；最近则庆王、肃王，崭然显头角，然其权亦不能敌荣禄、刚毅。盖贵族政治之消灭久矣，天之所废，谁能兴之？吾敢信自今以往，吾中国必无或复先秦时代贵族政权之旧也。至是而专制政体之进化，果圆满无遗憾矣。

“喀私德”、“埃士梯德”之陋俗，吾中国诚无之也。元之辱我不计。虽有之，而其族亦甚微，无所影响于政治。六经、古史中，奴、仆等字不多见，然《礼记》有“献民虏者操右袂”之语，然则战胜而俘人为奴，殆古俗所万不能免者。《左传》屡称某人御戎，某人为右。御戎可谓贱役也，而为之者，大率皆贵族。孔子则樊迟御、冉有仆、子路执辔、阙党童子将命，是孔子终身无用奴仆之事。是或圣人平等之精意则然，然我古代断无所谓如希腊、罗马之奴隶充斥者，可断言矣。井田之制，论者或谓其未尝实行，使果行之，则人人受田百亩余。夫亦受焉，安有所谓奴隶者乎？然至汉世，下诏免奴婢者，史不绝书，苟前此无此物，则何免之可言？故谓中国绝无阶级制度者，亦非然也。汉高定制，令贾人不得乘车衣绣；齐明帝制，寒人即寒门。不得用四幅伞。此亦阶级制度之施诸奴隶以外者也。凡进化之公例，世运愈进，则下等级之人民，必渐升为高等，而下等之数，日以消灭，乃吾中国则若反是。自唐、宋以前，

奴婢之种类盖不多见，而近今六七百年，若反增益者。吾推度之，殆有两原因焉：一由胡元盗国时，掠夺之祸极惨，汉人、南人率为俘虏以入奴籍；赵甌北《陔余丛考》记之极详。二由前明中叶以后，中使四出，诛求无餍，人民相率投大户以避祸。“投大户”者，当时之一名词，盖以身体、财产全鬻诸权贵有力之家，甘永世为其服役，借作护身符以救一时也。以此两端，故近世以来，奴籍转增于前古。而本朝之制，凡曾鬻身为人仆者，曾在公署执皂隶之役者，曾为倡优者及隶蛋户者，皆谓之身家不清白，其子孙不得应试入仕。计此类特别阶级，亦常不下全国民数五分之一，然则竟谓之无阶级焉，固不可也。但以较诸欧洲中古以前，及近世所谓隶农制度者，则吾之文明终优于彼焉耳。案：此一段与专制政体之进化无甚关系，因论阶级制度，故并及之。

要而论之，则吾国自秦、汉以来，贵族政治早已绝迹。欧美、日本人于近世、最近世而始几及之一政级，而吾国乃于二千年前而得之，其相去不亦远耶？如前所云云，贵族政治者，最不平等之政治也，最不自由之政治也。吾中国既早已铲除之，宜其平等自由达于极轨，而郅治早陵欧美而上，乃其结果全反是者何也？试纵论之。

贵族政治者，虽平民政治之蠹贼，然亦君主专制之悍敌也。试征诸西史，国民议会之制度，殆无不由贵族起。希腊最初之政治，有所谓长者议会者存，其议员即各族之宗子(Father sovereign)，而掌握一国之实权者也。此议会，其后在斯巴达变为元老议会(Gerusia)及国民议会；其在雅典，变为元老议院(The Senate of the areopagus)及四百人议院(Pro-bouleutic senate)。罗马最初之政治，亦有所谓元老院(Senate)者存，其后变为百人会议(Comitia Censuata)、平民会议(Concilia plebis)，而保有世界最古之成文宪法。所谓金牛大宪章者之一国，即匈牙利。亦由贵族要求于国王而得之者也。英国今日民权最盛之国也，考其国会发达之沿革，其最始者为贤人会议(The Witenagemot)，以王族、长老、教士充之，是贵族之类也；次之者为诺曼王朝之大会议(The great of the kings tenants-in-chief)，谓国王治下贵族士人之会议也，以曾受封土及教会长、教士等充之，亦贵族也，然后渐变为所谓模范国会者(Model Parliament)。千二百九十五年，始命各州选二名爵士议员、各市府选二名市民议员，后世国会多取法于此，故史家称为模范国会。此后逐渐改良进步，然后完全善良之国会乃起。由此观之，贵族政治，固有常为平民政治之媒介者焉。凡政治之发达，莫不由多数者与少数者之争而胜之。贵族之对于平民，固少数也，其对于君主，则多数也，故贵族能裁抑君主而要求得相当之权利。于是国宪之根本即已粗立，后此平民亦能以之为型，以之为楮，以彼之裁抑君主之术还裁抑之，而求得相当之权利，是贵族政治之有助于民权者一也。君主一人耳，既用愚民之术，自尊曰圣曰神，则人民每不敢妄生异想，驯至视其专制为天赋之权利；若贵族而专制也，则以少数之芸芸者，与多数之芸芸者相形见绌，自能触其恶感，起一吾何畏彼之思想，是贵族政治之有助于民权者二也。一尊之下既有

两派,则畴昔君主与贵族相结以虐平民者,忽然亦可与平民相结以弱贵族;而君主专制之极,则贵族平民,又可相结以同裁抑君主;三者相牵制、相监督,而莫或得自恣,是贵族政治之有助于民权者三也。有是三者,则泰西之有贵族而民权反伸,中国之无贵族而民权反缩,盖亦有由矣。吾非谓中国民权之弱,全由于无贵族,然此殆亦其复杂原因之一端也。

十八世纪之学说,其所以开拓心胸,震撼社会,造成今日政界新现象者,有两大义:一曰平等,二曰自由。吾夙受其说而心醉焉,曰:其庶几以此大义移植于我祖国,以苏我数千年专制之憔悴乎!乃观今日持此旗帜以呼号于国中者,亦非始无人,而其效力不少概见,则何以故?吾思之,吾重思之。彼泰西贵族、平民之两阶级,权利义务,皆相去悬绝,诚哉其不平等也;君主压制之下,复重以贵族压制,罗网重重,诚哉其不自由也。惟不平等之极,故渴望平等;惟不自由之极,故日祝自由。反动力之为用,岂不神哉!若中国则异是。谓其不平等耶,今岁莘门一酸儒,来岁可以金马玉堂矣;今日市门一狙佻,明日可以拖青纁紫矣。彼其受政府之朘削,官吏之笞辱也,不曰吾将取何术以相捍御,而曰吾将归而攻八股,吾将出而买财票,苟幸而获中,则今日人之所以朘削我、笞辱我者,我旋可还以朘削人、笞辱人也。谓其不自由耶,吾欲为游手,政府不问也;吾欲为盗贼,政府不问也;吾欲为棍骗,政府不问也;吾欲为饿殍,政府不问也。听吾自生自灭于此大块之上,而吾又谁怨而谁敌也。于是乎虽有千百卢梭、千百孟德斯鸠,而所以震撼我国民、开拓我国民之道,亦不得不穷。何以故?彼有形之专制,而此无形之专制故;彼直接之专制,而此间接之专制故。专制政体进化之极,其结果之盛大壮实而颠扑不破,乃至若是。夫孰知夫我之可以自豪于世界者,用之不善,乃反以此而自弱于世界乎?噫!

第四章 权臣绝迹之次第及其原因结果

问者曰:权臣之为物,果为利于国耶?抑为病于国耶?应之曰:权臣时而利国,时而病国。要其对于君主,则病多而利少也。今试以正当之训诂为“权臣”二字下界说,则国中受委任^{注:其委任或受之自君,或受之自民。}之大吏,^{注:或中央大吏,或地方大吏。}有独立之威权,而不被掣肘于他人者是也。故专制国有权臣,立宪国亦有权臣。专制国之权臣,尽人所能解矣;立宪国之权臣,则如德国大宰相是也。德国大宰相,兼联邦参事会(Bundesrat)之议长,联邦参事会,即帝国国会之上院,以立法机关而兼行法,其下院则民选之议会(Reichstag)是也,故上院之议长(即大宰相)不以下院之多数少数为进退。国法学者谓德国大宰相其地位恰如君主国之君主云。英国大宰相亦是也。英国大宰相以下议院之多数少数为进退,故宰相恒为议院多数党所拥戴。英之下议院有无限威权,英人常云巴力门无事不可能为,所不能者,除是使女变男、男变女耳。巴力门既有此威权,则其多数拥戴之大宰相亦有此威权,自不待言。故谓权臣必病国者,曲士之论也。虽然,在专制国之权臣,则往往利少而病多,以故欲

行完全圆满之专制政体者，不可不取权臣而摧灭之。此实凡专制国之君主所愿望而不能几者也，能之者惟今日之中国。

试即中国权臣之种类而分析之，为表如左：

权臣	在中央政府者	(一)受顾命者(如殷伊尹,周太公,汉霍光及本朝之鳌拜、肃顺等类是也)
		(二)有大勋劳者(如汉曹操,晋刘裕乃至洪氏之杨秀清与夫历朝之定策拥立等类皆是也)
		(三)以特别之才术结主知者 (如秦商鞅,宋王安石,明张居正等类是也。此类之性质与他类稍别,盖其君授之以权,权仍在君,非欲去之而不能者也)
		(四)贵戚 (如汉之窦、田、阎、梁、王诸后族,晋之诸王及杨、贾诸后族,乃至清初之睿亲王等类是也)
		(五)间接者 (如魏何晏、邓颺之月曹爽,晋孙秀之用赵王伦等类是也,近世如孙毓汶之用醇亲王亦近似之)
		(六)以近习便佞进者 (如唐之卢杞、李林甫,宋之韩侂胄、贾似道,清之和珅乃至历朝之阉宦、中官皆是也。此类与第三类颇不同,盖此类能制人主,欲去之而往往不能也)
	在外者	(七)藩王
		(八)方镇

综观历朝史乘，权臣柄政时代殆居强半，然其种类亦大有变迁，直至本朝最近数十年间，而其迹殆绝。夫所谓无权臣者，非指雄主在上、群下戢戢之时代言也。若彼者，权臣之形影虽暂伏匿，而可以产育权臣之胎卵，固仍在也。必也其君主虽童騃耄昏、荒淫庸暗，而仍不闻有权臣；必也其国内虽焚乱狼藉、废弛愁惨，而仍不闻有权臣。若是者，真可谓之无权臣也已矣；若是者，非专制政体进化达于完全圆满之域，不克有此。

吾推原中国权臣消长之所由，其第一原因，则教义之浸淫是也。孔子鉴周末贵族之极敝，思定一尊以安天下，故于权门疾之滋甚而经、传中矫枉过直之言，遂变为神圣不可侵犯之天经地义，如所谓“惟辟作福，惟辟作威，臣无有作福作威。”^⑦所谓“天下有道，则政不在大夫。”所谓“人臣无将，将而诛焉。”皆据乱世救敝之言，而二千年来君臣权限之理论所由出也。此外，法家、道家与儒教中分天下，至其论治术，则皆以抱一于上鞭箠群下为政治之大原。汉兴，叔孙通、公孙弘之徒，缘饰儒术以立主威；晁、贾人豪，和合儒法；武帝表六艺黜百家，益弘此术以化天下。天泽之辩益严，而世始知以权臣为诟病。尔后二千余年，以此义为国民教育之中心点，宋贤大扬其波，基础益定，凡缙绅上流束身自好者，莫不兢兢焉。义理既入于人心，自能消其枭雄跋扈之气，束缚于名教以就范围。范蔚宗《后汉书》论张奂、皇甫规之徒，功定天下之半，声驰四海之表，俛仰顾盼，则天命可移，而犹鞠躬狼狽，无有悔心。以是归功儒术之效，诚哉然也！若汉之武侯，唐之汾阳，近今之湘乡、湘阴、合肥，皆隐受其赐者也。若是者，取权臣之根本的观念而摧陷之，以减杀其主观的权力，厥功最伟矣！

其第二原因，则全由于客观的，即君主之所以对待其臣是已。今更分论之。

前表列次权臣八种，而在中央政府者与居六焉，故宰相地位之变迁，与权臣之消长，最有密切关系。汉制，宰相副贰天子，与天子共治天下，而非天子之私

人。故《汉官》曰：宰相于海内无所不统。《汉仪》曰：天子为丞相起，天子为丞相下舆。以邓通之骄横，而丞相申屠嘉坐府按召之，天子不能庇也，立命斩戮，天子舍代为哀免之外，无他术也。相权尊严，可见一斑。揆当时之制，其宰相与今立宪国之宰相，殆几相近。谓比较的相近耳。盖君相之间，所去不过一级，黄梨洲《明夷待访录》引孟子天子一位，公一位，君一位，卿一位之言，谓天子非截然立于群僚之上。其论实本于历史，非特理想也。君主亦不得不加严惮焉。君主之侵相权，自汉武始。初，秦制少府遣吏四人，在殿中主发书，谓之尚书。少府乃九卿之一，而尚书又少府所遣，则其秩之微甚矣。及汉武游宴后庭，始令宦者典事尚书，而外廷之权渐移于宫中。其末年以霍光领尚书事，光薨，子山继之，山败，张安世继之，宰相实权始在尚书矣。其所以由宰相而忽移于尚书者何也？汉制宰相必经二千石郡国守相。中二千石九卿。著有政声者，历御史大夫，宰相之副也。乃得为之。其位高，其望重，苟以节操自持者，虽天子亦不得干以私。汉武惮焉，乃任用己之左右近习，能奉承意旨者，使潜夺其权，则尚书之所以重也。然自霍氏以后，尚书一职移至外廷，寢假而其位之尊望之重，与前此之宰相等。霍光以大将军领尚书事，其后张安世以车骑将军、王凤以大司马、师丹以左将军领之。后汉章帝时，以太傅赵熹、太尉牟融并录尚书事，盖为三公之兼官矣。和帝时，以太尉邓彪为太傅录尚书事，且班在三公上矣。又非复天子之所得而私矣，《汉官仪》云：尚书令主赞奏事，总领纪纲，无所不统，与司隶校尉、御史中丞朝会，皆专席坐，京师号曰三独坐。盖后汉制也。于是乎复移而入于中书。政权由尚书入中书自魏、晋始，然西汉之末，实已有之。《汉书·萧望之传》云：元帝时，中书令弘恭、石显秉势用事，权倾内外，望之奏言，中书政本宜以贤明之选更置士人。是中书有实权之明证也。时望之方录尚书事也。又《霍光传》言：光夫人显及禹、山、云等言上书者，益黜奏封事，辄下中书令取出之，不关尚书。然则中书侵权，自宣帝时而已然矣。要之，著著由外廷以移于内侍而已。魏、晋以后，尚书令徒拥尊号，而不掌实政，几等于汉之三公，史称荀勖久在中书参赞朝政，及迁尚书令，人有贺者，勖怒曰：夺我凤凰池，诸公何贺焉？中书令监始为真宰相矣。魏黄初中以刘放为中书监、孙资为中书令并掌机密，中书监自此始。南朝齐梁以后，复以侍中对掌禁令。逮乎初唐，遂以尚书、中书、门下谓之三省，而尚书令、中书令、侍中为三省长官。侍中者，门下省长官也。拟于三公，罢师、傅、保、丞相、太尉诸官悉不置。三省长官名实并为宰相，自唐始也。夫尚书、中书令，在西汉时为少府官属，与太官、汤官、上林诸令，品列略等耳；侍中则但为加官。在东汉时，犹属少府，铜印墨绶，秩稍增仅乃千石，其去公卿甚远，或至出为县令。其卑微也若此，而顾以之总百揆、掌机要何哉？无他，君主以是为我弄臣，可以无所尊严，无所忌惮云尔，故三公之阶不撤。然不过徒塞时望，敬而远之。宰相之职偶置，则皆权臣篡弑时虚经之阶级也。东汉末置丞相，曹操为之，其三公则杨彪、赵温辈也。魏末置丞相，司马师、昭为之，其三公则王祥、郑冲辈也。观此而宰相一职与权臣之关系，可概见矣。唐制三省长官既为真相，而秩犹三品，大历中乃升正二品。天子与宰相之位阶，相距盖悬绝。其于孟子君一位、卿一位之义，去之愈远矣。然且以太宗尝为尚书令，臣下避不敢居，改以其属官仆射为尚书省长官，宰相之秩益卑。然且以其职望之隆，又非复天子之所得而私也，故不轻以授人，复以其他官更卑、秩更小者尸其实权，于是有中书门下、平章事、

同中书门下三品、参知政事、参预朝政诸名。同中书、门下三品者，因三省长官（即仆射、侍中、中书令也）皆秩三品也。不欲实除，故曰同之。其后虽一品、二品官亦加此名，盖可笑也。一言蔽之，则君主远其所敬畏者而任其所可狎弄者云尔。及于宋而尚书令、侍中、中书令位益崇重，至班在太师上，然亦不复除授矣，此又汉、魏废丞相不置之遗技也。宋制，以三省长官秩高不除，故以尚书令之貳、左右仆射为宰相。而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以行侍中之职，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以行中书令之职，而别置侍郎以佐之。唐初，实权在三省；至高宗时，始分其职于北门学士；玄宗时，又移于翰林学士，既稍稍内迁矣；中叶以后，置诸司使，皆中官领之，而枢密使参预朝政，实与宰相分权，学士、中书，皆承其下流；昭宗以降，其职始移于外廷。时大诛宦官，宫中无复奄寺，故命蒋元晖为之，枢密使移于朝臣自兹始。五代因之：枢密使皆天子腹心之臣，日与议军国大事，其权重于宰相。盖唐末之枢密使，即汉武时之尚书、中书令，而五代、宋之枢密使，即东汉、魏、晋间之尚书、中书令也：皆由君主猜忌外廷大臣使然也。唐制，三省各分职，中书出诏令，门下掌封驳，尚书主奉行，盖微有三权鼎立之意焉。中书省其犹立法机关也，专制国立法之权全在君主亦固其所。门下省其犹司法机关也，尚书省其犹行政机关也。夫门下省而有覆审封驳之权，则其妨害于专制也亦甚矣。门下省封驳之权不独其长官有之而已，其所属之给事中尤专以此为职。岳珂《愧郈录》记唐李藩在琐闼以笔涂诏书，谓之涂归。宋南渡后三省合为一，此职遂专归给事中。《愧郈录》又记元祐中权给事中梁燾封缴诏书，其驳文云：所有录黄谨具封还，伏乞圣慈，特付中书省别赐取旨云云。此亦可称峻厉之司法官矣。若近代则给事中与御史同职，安用此叠床架屋无谓之升转阶哉？及宋南渡，以门下侍郎为左仆射兼官，与中书侍郎同时取旨，于是三权合一，而并归于君主之左右近习，专制之威权，更增一层，此亦千古得失之林哉！明初，亦曾设丞相、相国、平章、政事、参知政事等官；及既定天下，又以其位高望重，非复天子所得而私也，于是罢中书省，洪武十三年○平章、参知等官本属中书省。谕以后嗣君毋得议置丞相，洪武二十八年。而实权归于内阁。内阁大学士之官，不过五品耳，杨士奇在内阁得政历二十五年后加至少师，而实官仍止五品。以秩微之故，天子得任意以授其所私昵，犹汉世以秩六百石、千石之中书、尚书令代宰相也。洪武十五年，初置华盖、武英、文渊、东阁诸大学士，而邵质以礼部尚书为华盖，吴伯宗以检讨为武英，宋讷以翰林学士为文渊，吴沈以典籍为东阁。夫尚书、翰林学士之与检讨、典籍，其官阶甚相远也，而同时受此职，其便于君主之任意迁除亦甚矣。盖君主国之君主，虽专制权无限，而前代之法律，亦往往束缚之，孟德斯鸠尝详论其理。故必脱离其名号，然后得自恣，历代宰相名实之沿革，大率为是也。梨洲《待访录》^⑧云：“有明之无善治，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。”又曰：“入阁办事者，职在批答，犹开府之书记也。其事既轻，而批答之意，又必自内授之而后拟之，或者乃谓阁老无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实。若是者，可谓有其实乎？”可谓知言。赵甌北《陔余丛考·卷二十》有《前明司礼监即枢密使》一条，盖当时有所谓秉笔太监者，常令粗写事目送阁撰拟。中唐以后正如是也，故梨洲又谓有宰相之实者，今之宫奴也。要之，实权自外廷渐移于内廷，千古一辙耳。虽然，自汉中叶以后所公认为宰相之职者，何一非开府书记之类，又宁独区区有明之大学士哉？明之大学士，则东汉、魏、晋时之尚书、中书令也；本朝之大学士，则唐、宋之尚书、中书令也，其位寢太高，其望寢太重，又非

复天子之所得而私矣，于是一移于南书房，康熙中，谕旨多令南书房翰林撰拟，其职如唐翰林学士掌内制，实宰相也。再移于军机处，雍正间始设军机处于隆宗门外，以鄂尔泰、张廷玉任之。政权皆以次内迁，犹汉、唐故事也，所异者未入于中涓之手耳。自乾隆迄今，垂二百年，军机处常为独一无二之枢要地，大学士而不兼军机大臣者，犹汉末之太傅、太尉不录尚书，唐末之仆射、平章不任枢密，冷然与闲曹无异也。夫以曾文正、李文忠之勋名，赫赫盖天下，任阁老且十年至数十年，然一离其方镇之任，则冷然一闲曹也。左文襄赞军机仅一月，遂为先辈所排，不安其位，权臣之为权臣，不亦难哉？呜呼！仅以宰相一职，上下千古，而察其名实递嬗之所由，当益信吾所谓中国专制政体进化达于完全圆满之说，诚非过言矣！

难者曰：“子所述者，宰相之异名耳，若夫有天子不能无宰相，则二十余代所同也。号之曰丞相，曰相国，曰太尉，曰太傅，曰司徒、司马、司空，曰录尚书事，曰尚书令，曰中书令、中书监，曰侍中，曰仆射，曰平章，曰参知，曰同三品，曰承旨学士，曰枢密使，曰知制诰，曰内阁大学士，曰南书房翰林，曰军机大臣，其名则殊，其实何择焉？”应之曰：否，否。吾今所欲论辨者，正惟其实不惟其名也。吾以为名实不副之相与实相比较，其相异之点有四：一曰位不甚高，望不甚重，不见严惮也。汉制，天子待丞相，御座为起，在舆为下，不必论矣。即在后世拥三公虚号者，唐、宋时之仆射等官已可谓之拥三公虚号，盖彼时此等官已如汉之丞相矣。犹不失坐而论道之礼。宰相见天子不敢坐，自范质之于宋艺祖始耳。至如汉武时之尚书、中书、侍中，则执唾壶虎子者也。史称孔安国为侍中，帝以其儒者，特听掌唾壶朝廷荣之云云。吁，亦可叹矣！唐、宋之学士，则出入讽议之司也。枢密使等，又益与明之秉笔太监无择也。皆其素所狎比昵弄，而倡优、臧获畜之者也。善夫黄子之言曰：“宰相既罢，天子更无与为礼者，遂谓百官之设，所以事我。能事我者我贤之，不能事我者我否之。”夫其位望稍足与君主相接近者，则既已敬而远之，不使与闻国事，而所委任者，乃反在六百石、汉中书令。千石、东汉尚书令。三品、唐三省长官。五品明大学士。之人。有资格者无地位，有地位者无资格，其不易造出权臣者一矣。二曰不得自辟掾属也。汉制，丞相官属，有司直，有长史，有诸曹，而司直且秩中二千石，位司隶校尉上，相府诸官，皆不受职于天子。故曹操、司马昭、刘裕之徒，将行篡弑，必复置真相而自任之者，为此种权利也。至尚书、中书以下之所谓相者，无复此矣。若隋、唐尚书之有左右司郎中、左右承务，宋中书之有五房检正，明大学士之有中书，今军机处之有章京。皆天子之臣，非长官所得而私也，其不易造出权臣者二矣。三曰徒掌票拟、职同书记，权非独立也。相名曰丞，丞犹贰也。汉制，御史大夫丞丞相，而非丞相属，御史中丞丞御史大夫，而非其属，犹今制府丞丞府尹、县丞丞知县而非其属也。故因文究义，亦知丞相丞天子，而断未尝奴隶于天子。《史记》陈平对汉文帝言宰相者，上佐天子理阴阳、顺四时，下遂万物之宜，外镇四夷诸侯，内亲附百姓，使卿大夫各任其职云云。凡此皆天子之事也。又汉武帝语相田蚡曰：君除吏尽否？吾亦欲除吏。此虽愤激争权之语，亦可见当时相权之独立矣。故先君崩殂嗣子谅暗，则百官总己以听冢宰，亦犹总督丁忧，则巡抚署理、布政护理

而已。今立宪国《诏令》，非宰相副署，不得施行，犹斯意也。故天子譬犹国之大脑，宰相譬则小脑也。若后世名实不副之宰相，则王之喉舌耳。喉舌之司，虽不可无，然其细已甚矣。唐虞之龙作纳言，位次九官之末，而后世则以之在一人之下、万人之上，隋制竟以纳言名宰相，尤可笑。更何处复容参政之余地也？吾常谓今之军机大臣，不过合留声机器与写字机器二者之长。此虽戏言，实确论也。雍、乾间，张文和、汪文端亲自拟旨，是犹兼尽两机器之职务。此后皆传旨使章京票拟，则唯一之留声机器而已。故惟以有记性、能慎密者为上才，汉之初以霍光领尚书事，史称以其谨密而用之，此后世英主择相之秘诀矣。其他皆非所需也。不见乎壬寅、癸卯间四军机中无一人官肢完备者，曾何损于润色鸿业矣？故真相非才、德、望兼备者不任，而名实不副之相乃愈庸才而愈妙也，其不易造出权臣者三矣。四曰同职数辈势位相等，不能擅专也。秦、汉之相，则一而已，或分左右，不久旋罢。后世则既有尚书，复有中书，复有令，复有监。六朝时则侍中、门下、侍郎、散骑常侍、中书舍人等，往往并行宰相职。唐天宝以后，同时任平章、同三品、参知、参预等职者，乃多至三四十人。明制，大学士凡六员。本朝军机大臣无定员，常四人至九人不等，虽其间秉钧持衡者，实不过一二。而其名号固已分矣，求其如古代及今世立宪国之正名定分，以一人总摄机要，礼绝百僚者，久矣乎未之有闻也，其不易造出权臣者四矣。以此四端，故缘宰相之名实，而权臣消长之机大显焉。吾不敢指为行政机关之退化，吾但见为专制政体之进化而已。何也？彼桀黠之君主，不知经几许研究试验而始得此法门也。

注 释

①本文分别发表于1902年5月、6月、10月及1904年6月《新民》第8、9、17、48号。

②噢斯陈，今译奥斯丁。

③德川，全名德川庆喜，(1837~1913)，日本江户幕府时代末代将军(1866~1867)。

④三头政体，今译为三头政治，一译三头同盟、三雄政治。古罗马共和国末期先后两次各由三个权势人物结成的政治同盟。前三头同盟由凯撒、庞培和克拉苏在公元前60年秘密结成，后三头同盟由屋大维(后称奥古斯都)、安东尼和李必达在公元前43年公开结成。

⑤刹利，今译刹帝利。

⑥毗舍，今译吠舍。

⑦此处引文见曾云乾《尚书正读·洪范》：“惟辟作福，惟辟作威，惟辟玉食，臣元有作福作威玉食。”中华书局1964年版，第134页。

⑧《待访录》全名为《明夷待访录》。